

乌衣巷

知夏
作品

知夏

下

弱水三千，未渡先搁浅。是那一场相遇，
是那一种纠葛，万象皆是她眉眼，神驰目眩。



乌衣巷 [下]

知夏◎著

W
U

J
A

X
I
A
N
G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mpany



那老者在天子脚下生活，说得一口地道的官腔，只听他笑着说道：“指点谈不上，只是天子脚下的人，多少也知道些宫中隐秘事。这府邸打从桓老公爷过世后，桓娘娘心地慈善，不忍心家宅荒落，主动跟万岁爷说要把家宅献出来，赏赐给有功之臣。”

一旁几人都是啧啧称奇，连声道：“这位桓娘娘真是大方得紧，连自个儿家都能献出来。”那老者说道：“那有什么奇怪，桓娘娘嫁给了皇上，这天下还不都是桓娘娘家的了。”阿芳听了这话却很不舒服，忍不住插话道：“桓娘娘是妃子，皇上身边还有个正宫皇后娘娘呢。”那老者瞧了她一眼，见她衣饰不俗，想必是京中哪个贵人家的奴婢，也不敢多说，干笑了两声，打了个岔就过去了。那搭话的年轻人却不干了，追问道：“老伯别卖关子啊，这房子后来归了谁家？”

那老者却只是卖关子，低头啜茶不说话。阿芳不耐烦地道：“原也没什么稀奇的，这房子后来被皇上赏赐给琅琊王了。”琅琊王司马道子正是皇帝的幼弟，这里面的关节阿芳也是闲时听主人夫妇说起才知道的，原来自从桓温过世后，桓家原本在乌衣巷的宅子便空了下来，只余了一些仆人还在宅中洒扫。

恰逢司马道子封了琅琊王，要出宫开衙建府，李太妃借口琅琊王年幼，不肯放他出京去封地上，便只能在京中选地建府。然而选了几处地方李太妃都不满意，不是嫌地方太小，就是嫌距离远了，让皇帝十分头痛。桓妃善于奉迎得很，主动提出要将桓家大宅献出，李太妃哪有不乐意的道理？自是一口应承下来。这座王府建造

十分了得，一切尽皆奢靡，用料用工昂贵，饶是如此，也建了整整三年才算完成。

那年轻人“哦”了一声，恍然大悟，可他身旁的白衣文士却皱眉道：“既然是建作王府，怎得又把檐头垂兽仙人都拆了去？”阿芳一愣，都拆了吗？她抬头一看，却见屋檐上趴着几个工匠，正在将檐角走兽一个一个小心地拆将下来。她倒是一惊：“这是为何要拆？”那老者得意地笑道：“这下连小姑娘也不知道了吧？这里面的缘由老汉却是知道的。”

那年轻人显然脾气不好，有些不耐烦地催促道：“少啰唆，快点说来。”可他身旁的白衣文士却不动声色地走到这老者面前，笑着摇扇道：“我家少主性子急，还请老伯指点一二。”那老者觉得手头有硬物，约是银锭子，他心中狂喜，忙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便将其中原委说给凉棚中的诸人听，“宫里的李太妃心疼小儿子——也就是咱们的琅琊王殿下了。太妃娘娘已将王府替他建好了，所谓可怜天下父母心，也不过如此了。”他感叹两句，见那年轻人等着不耐烦，忙又赔笑着说道，“好好，老汉不跑题。继续说这王府的事。说来也怪，自打这王府今年春天建好，咱们琅琊王便从马上跌下来，摔断了腿。李太妃心疼得不得了，可琅琊王脚上的伤还没痊愈，又生了场怪病，前段时间京里到处召名医，便为的这件事。这一桩一桩的怪事接二连三，饶是太妃娘娘也犯了嘀咕，是不是冲撞了什么才这样？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，娘娘找钦天监一算，嘿，谁也没想到，居然是这座王府里有桓老公爷的煞气在，桓老公爷驰骋沙场，一辈子杀了多少人，他住过的屋子别人怎么镇得住？生生冲撞了咱们琅琊王的八字。”

众人听得瞠目结舌，那年轻人连声道：“还有这样的事？”那老者说道：“嘿，可不叫无巧不成书吗？咱们琅琊王醒过来，第一句话就叫嚷，不要住那大屋子，那里面有个白胡子老头。太妃娘娘心疼得不得了，连声道，罢了，罢了，这房子就不要了吧，这里的工程便也搁置了下来。有个西域做丝绸生意的富商听说了这事，域外之人不懂咱们五行八字的厉害，偏生不信这邪，竟花了重金将这房子买了去，说要改作个什么丰和楼的地方。”

这倒是连阿芳也没听说了，不由得啧啧咂舌：“竟有人能买得起这地方？”那老者失笑道：“姑娘，这就是你见识浅了，经商的人富可敌国，有什么买不起的？”阿芳将信将疑，却见一旁那富贵少年笑道：“这倒是实情，不过买个楼子而

已，费不了多少钱，就是一般人多半怕麻烦，不肯与官府买卖地契。”他话音未落，他身旁的中年文士轻咳了一声，却打断了他的话，自是提醒他的少主不要暴露了身份。那富贵少年赶忙端起茶碗，遮掩过去，不再多言。阿芳奇道：“丰和楼是做什么用处的地方？”这下那老者笑得有些尴尬，并未言语，却忽听旁边一直不开口的那汉子冷哼道：“有钱是有钱，却也都是些民脂民膏，能做什么正经用途？总归是些花天酒地、糟蹋银子的地方。”

阿芳脸上一红，知道不是什么好去处，便也不多问了。又略坐了一会儿，阿芳心里惦记着主人的吩咐，也不敢久坐耽搁，便匆匆去往谢家。她进门轻车熟路，径直往后院而去，要见如今当家的咸亭侯夫人陈氏。但今日不巧，咸亭侯谢靖夫妇都不在家中，只有谢朗的妻子小邴氏在家。谢朗是谢蕴荣的弟弟，阿芳从前随女主人 在谢家时与小邴氏也算熟识，她说明来意，只见小邴氏收下了书信，一口应承了下来：“等哥哥嫂子回来，我便把书信交给他们。”阿芳喜不自禁：“多谢二夫人。”小邴氏让人包个红包，便送阿芳回去复命。

小邴氏虽说要把信交给咸亭侯夫妇，但她素是个有心眼儿的人，怕大姑子有什么话让陈氏知道了，自己吃亏。她悄悄地用针挑了火漆，先将信读了一遍。这封信读完，小邴氏却陷入沉思，谢蕴荣嘱托的事确实是件大事，但这样的功劳若被哥哥嫂子抢去了，自己岂不是吃亏？她又想起远在广陵练兵的丈夫，心中更是愤愤，人家不用出仕，都有侯位可袭，只有她嫁的丈夫远在外郡，见一面都不容易。她忽然心念一动，这件事若是我来替姑姐办了，是不是皇后娘娘会承一个人情，让我夫君回京城来？小邴氏打定了这个主意，便决定把这封信匿了下来，只想贪这份功劳。

过了几日风平浪静的日子，京中却发生了不少事，但最大动静的莫过于出使长安的桓玄回京的事。皇帝下诏，百官出城迎接，建康城中一连几天都是热闹非凡。咸亭侯谢靖虽不出仕，但他身有爵位，夫人陈氏也有诰命，日日都要去宫里应卯，种种繁冗礼节，一时二人都忙得足不点地。这日晚膳时，小邴氏总算见到了谢靖夫妇，谢靖只问了几句寻常家事，小邴氏心里怀着鬼胎，有一搭没一搭地应付着兄嫂的话，冷不防忽听谢靖说道：“如今京里倒是添了一桩热闹事，新开了一个什么丰和楼，闹出来不少热闹事来。”小邴氏没听清楚，以为是问她话，忙道：“啊？什么丰和楼？”谢靖见她这样魂不守舍，倒有些诧异，还是陈氏替她解了围，笑着说

道：“听说是间酒肆，无非是酒菜烧得好罢了，能有什么热闹？”

谢靖一哂道：“哪里是去吃什么酒菜的，听说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些胡人女子，妖妖冶冶，又是伴宴，又是歌舞，直如勾栏一般。曹太尉家老二不知抽了什么风，一连去了七八日，日日挥金如土的，他娘子气得去丰和楼大闹了一场，如今人尽是在看他家笑话的。”陈氏一怔，叹气道：“曹家好歹从前也是驸马都尉，不比寻常富商，这么一闹真是颜面扫地，所以官宦人家断断是沾惹不得这些烟花之事的。”谢靖更是素来古板，愤然道：“先帝有严令，官员不得私入酒家，如今有几个还遵守着的？世风日下，全不成话。”

小郗氏听了半天，见兄嫂都是絮絮叨叨地说些京中之事，她心内五味杂陈。这样的热闹她从来沾不上边，如今丈夫不在京中，瞧见旁人夫妇一唱一和，她心中更添不快，找了个由头便退了出来，又想起今日是初一，便去小佛堂上了香。闷闷不乐地枯坐了一会儿，正在胡思乱想，忽然有个侍女急急忙忙地跑进来，叫道：“夫人，大……大夫人回来了。”小郗氏以为是指陈氏，不以为意地摇头道：“知道了，刚才见过了大嫂。”那侍女急得直摆手：“不……不是府里的大夫人，是您的姐姐，王家夫人回来了。”小郗氏霍地站起来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：“是我姐姐回来了？”收到肯定的回复，她一时喜不自禁，也来不及梳妆打扮，只匆匆换了衣衫，便叫道，“备车，去王家。”

可那侍女却拦住她，有些吞吞吐吐：“夫人并不在王家住着。”小郗氏愣住，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：“我姐姐住在哪里？”

“在丰和楼。”

小郗氏愣在原地，父亲去世后，娘家早就败落了。但丰和楼是个什么地方？似乎有些耳熟。但她也顾不得问这么多了，便让侍女带路，先去往丰和楼。小郗氏许久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乍一出门，却见马车行了不久，停在了一处人声鼎沸的地方。小郗氏扶着侍女下车一看，眼前却是乌衣巷口，不知何时竟然起了偌大一座三层的酒楼。只见重檐阔厦，碧瓦蔽日，酒楼的八角都缀着琉璃走马灯，种种玉帛堆砌，处处繁花盛开，竟是堪比宫城的气派，楼前有一处牌匾，却是她颇熟悉的字体，正是她姐姐的手笔，极隽秀的三个字——丰和楼。

眼见着楼前人群穿梭，许多衣饰华贵的达官贵人出入其中，远远望去也瞧不清

什么，只瞧见满眼繁花似锦，小郗氏心念一动，忽地想起兄嫂的话来，再仔细瞧去，只见楼中似乎更有不少俏丽女子身着各色衣裙穿行其中，果然印证了谢靖的话。小郗氏仔细瞧去，只见那楼前有一个身着绿裙的年轻女子，生得十分美貌，肤若凝脂，眉目如画，小郗氏一时竟瞧得有些痴了，还是那侍女拉了她一把：“咱们夫人就住在后面。”

小郗氏心中不由得暗自盘算，姐姐怎么会这样的地方？她一时猜测不透，跟着带路的人一路行去，绕过了前面人声鼎沸的楼堂，又穿过了一处花园，终于到了一处清静的小院落前，她一眼便瞧见姐姐郗道茂站在门外，正与人说着什么，小郗氏眼眶一红，留神瞧去，只见姐姐一身素色衣裙，衣衫淡雅，身形消瘦。

分别了三年，生死不知的亲姐姐回来了，不管之前有多少小小的怨怼，有多少隐约的嫉妒，小郗氏见到姐姐的那一瞬时，眼泪一下子就落了下来，哭道：“姐姐，你哪里去了？怎么连封信也不送给家里？”

“我随桓小公爷去了长安。”郗道茂回头瞧见妹妹，倒并不惊讶。

“长安？”小郗氏一怔，随即又哭了起来，紧紧地拉着姐姐的手，哭道，“这三年里，我和相公，还有姐夫，我们都在找你，我们找遍了各处地方，却都没有你的音信。你可知道我有多担心你。阿爷听说找不到你了，气得一病不起，去年元日便故去了。”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，郗道茂显然是动了真情，也有些感怀，轻轻揉了揉小郗氏的鬓发，慢慢说道：“傻妹妹，别哭啦。姐姐不是好端端地在这里了吗？”

小郗氏从头到脚地打量了姐姐一番，却见姐姐面上带着一分浅淡的笑意，就这样站在自己面前，这三年未见，岁月却并未在她面上留下痕迹，她身着一件宁绸裙，妆颜素淡，却比三年前更见几分沉稳明媚。小郗氏又向她身后打量过去，只见有不少下人将箱笼搬到内屋里去，她又是一呆：“姐姐，你好不容易回来了，就住在这里吗？”郗道茂不说话，却点点头。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这是从前的南郡公府。”郗道茂笑道，“前面临街的几间都被拆了，索性便建了座丰和楼。这后院倒还保留着原来的样子，我图这里清静，就住了下来。”

一听这里果然就是丰和楼，小郗氏顿时急了起来：“这里怎么住得下去？”饶

是她再不知事，也明白这是个什么地方了。偏偏郗道茂倒淡然得很：“这里如何住不得？”

小郗氏想劝她回家去住，可她想起王家现在的情形，哪里还开得了口。反倒是郗道茂主动解释道：“这是桓小郡公结交的一位朋友置办下的产业，前面是处酒肆，养了些歌舞姬人，虽然吵闹些，但都是些清信人，也不算什么污秽的地方。这后面更是清净得很，妹妹休要担心。”

小郗氏的面色稍和了些，将信将疑问道：“果然是清信人？”郗道茂不想再纠缠这个话题，便岔开说道：“公主是住在王家，还是……另起了府邸？”

“是住在王家的。”陡然听她直接提起这个话题，小郗氏不免有些紧张，小声说道，“姐姐走后不久，宫里就有旨意替公主赐了婚。本说要给公主另起一座府邸，后来说是内府拿不出银钱，便耽搁了下来，最后公主还是住到王家去了。”

郗道茂点点头，目光却漠然得很，小郗氏觑着姐姐的脸色，小心翼翼地又补充了一句：“玉润没有和他们住在一处，听说是随着王家的老夫人住着。”玉润是郗道茂与王献之的独女，听到女儿的名字，郗道茂难得地眼底露出一丝依恋之色，点头道：“这样也好，我过几日去接玉润回来。”小郗氏张了张口，刚想说点什么，却冷不防听到身后有个女子的声音欢快地：“玉润是郗夫人的女儿吧，我们快去接她来同住。”小郗氏回过头来，却见适才门口见过的那个绿衫女子俏生生地站在她们身旁，扬着一张小脸，笑起来色若春晓，真真是明艳动人。

许是留意到小郗氏的注目，郗道茂十分亲昵地拉过那女子，笑道：“娥英，这是我同你提起过的我妹妹，你过来见见吧。”娥英笑着凑了过来，向小郗氏行过礼，笑嘻嘻说道：“娥英见过谢夫人。”小郗氏瞧清了她的相貌，见她肤白如玉，面目如画，正是适才楼上那位丽人，如今面对面站着，更觉是少见的丽色，又见她眼眸间有点碧色，更不由得一怔。娥英未留意到她神情的变幻，笑着说道：“夫人，今晚有歌舞可看，您留下来一同瞧瞧吧。”

小郗氏本想回绝，可她眼珠一转，在娥英身上停留片刻，忽地起了个念头，欣然道：“好，好。早就听说这里的歌舞京中风雅一时，我是定要开开眼界的。”

娥英大是高兴，忙道：“夫人能赏光真是再好不过，给您留最好的雅间。”小郗氏笑道：“还是沾上姐姐的光，不然哪有这等眼福？”郗道茂没有作声，只瞥了

小郗氏一眼，好像看到了她心里去。小郗氏见她们还有话要说，便知趣地先找了个屋子歇了下来，心里却盘算起自己的事。

等小郗氏走了，郗道茂便问娥英道：“这个月收支可还过得去吧？”

“何止是过得去而已。”娥英拊掌笑道，“苻侯爷是个会算账的，他花大价钱盘下的这处产业实在眼光独到得很。本以为他定下天价的酒宴价码无人敢问津，可没想到日日这样爆满，再加上郗夫人写的好戏码，每天晚上简直如销金一般，各类赏赐络绎不绝，昨日我算过账了，只这一个月便足够侯爷收回本了。”

却原来丰和楼最大的招牌不在酒菜，而在每晚上演的一折戏码，日日都不相同，故事却是相连的，这样一日接一日地演下去，这自然引得看过的人还想再来，没看过的人闻风而动，丰和楼的声名不出几日，已经红遍了京城内外。而每日上演的戏码，正是郗道茂亲自捉刀，写了出文姬归汉。这故事本就近得很，又是缱绻故事，更易让观者唏嘘不已。郗道茂本就博学，诗文又佳，写这等戏码不过小菜一碟罢了。

“你也是个会算账的。”郗道茂一指她的额头，笑道，“你唱得也不输于小曲儿，怎不肯上去替她唱两日？”原来这出文姬归汉挑大梁演文姬的正是小曲儿。原来他们回程之时，路过司州，苻宏亲自去请了东阳王苻城，让他军中杜神医替小曲儿治伤。可到了司州，却听闻杜神医已不在此地，而是辗转去了襄阳。东阳王苻城十分意气，亲自写了封书信，让他们去襄阳求医。

等到了襄阳，果然寻到了杜神医。这神医着实名不虚传，只诊治了几次，小曲儿便能下地走路了，为了除她面上疤痕，杜神医便让他们住了下来，这一住就是一年，临到走时，小曲儿面上黥痕全消，不仅不见半点痕迹，皮肤娇嫩更甚往昔。他们几人这才辞别了杜神医，辗转南下。

小曲儿恢复了容貌，一改往日颓废，大有脱胎转世为人之感。郗道茂写好了词曲，小曲儿自告奋勇便要来唱。说来也奇，她天生一副好嗓子，初一登台便艳惊四座，余音绕梁，三日不绝，博得了满堂彩。她一连唱了十余日，嗓子也快哑了，但小曲儿却很有一股拼了命的劲头，还是日日撑着上台，娥英不愿意抢她风头，笑道：“我怯场得很，在下面唱唱还行，真要上去唱，吓得腿都软了。”郗道茂也不迫她，只笑道：“罢了，再让小曲儿唱几日，要是她真唱不了了，再想法子。”娥

英笑着问道：“郗氏，我们什么时候去接玉润过来？”

适才在小郗氏面前说得信誓旦旦，可真要让她去接女儿来，郗道茂却有些迟疑，她怔了怔神，半晌方道：“不着急，等几日再去。”娥英眨巴眨巴眼睛，她有些想不明白，在襄阳时，郗道茂那样想念女儿，做梦都会念着玉润的名字，为什么回来了却不去见了？郗道茂看出了她的疑惑，但她显然不愿多提，只笑着对娥英说：“刚才我好像瞧见阿贞拿了封信来，好像是长安寄来的，是不是给你的？”

“真的吗？”娥英顿时眼睛亮了。郗道茂点点头，又故意迟疑道：“该不会是三太子寄来的吧？”娥英哪里还顾得上别的事，脸上染了一层红晕，赶忙像只燕子一样飞奔着去找阿贞了。

望着她欢快的背影，好像连脚步里都是雀跃的音符。

不易察觉的，郗道茂的面上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阴霾。少年不知愁滋味，何况是这样如花一样盛放的年纪？等到她知道愁离的滋味时，大概又是一番境况了。

去时，是苻宏亲自将她们送到了司州，又从司州到襄阳，这才回长安去。也不知苻宏用了什么法子，在襄阳替小曲儿治伤的那一年里，秦廷撤回了对桓小郡公的追捕，不仅如此，甚至天王苻坚还册封桓小郡公为大秦宏德公。所幸桓玄年纪虽小，却很识大体，坚决辞去了苻坚的封赐。东阳王苻城十分钦佩桓玄的人品，又派人将他们送回建康，至此这趟出使终算圆满。

想到这里，郗道茂轻轻地叹了口气，离开襄阳时，她和桓玄都是日夜盼望愿意回南边的，小曲儿是可回可不回的，可是娥英呢？谁都能看出她对三太子一片深情，为什么三太子没有留下她，还是送她回来了？而他们临行之时，苻宏并没有前来送行，只差了苻阳随她们一起回建康。

回建康后，桓玄得到了皇帝的奖赏，派去江陵做太守，在建康只短暂地待了几日便走了。所幸苻阳早已买下了丰和楼，作为她们的住处，又雇了与娥英熟识的常掌柜父女来做菜。郗道茂想起临别时苻阳语义不明的话语，本能地觉得这次回来，有什么地方不对劲。可娥英一门心思沉浸在一片爱恋之中，情感冲昏了她的头脑，她哪里还有分辨是非的能力？罢了，过一日是一日吧。

她胡思乱想着眼下的情景，又想起女儿来，眼下女儿住在王家，跟着公婆，总好过跟着自己。丰和楼是个是非之地，名声总归是不好听的，适才妹妹小郗氏的

眼神也说明了一切，万不能把女儿也拉来同住，白白地坏了她的名声，耽误她的前程。

唉，再忍耐些时候，等银钱攒够了，带着女儿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去住吧。

这个瞬间，她忽然想起苻阳的一句话来：“女人总不能一辈子靠着旁人的。夫家再好，也不如自己手头有些银两踏实。”苻阳这人说话总是没个正形，着三不着两。可她此时想起苻阳略带些痞赖的神情，忽然有些淡淡的涩意。郗道茂的唇角浮起一抹笑意，在长安的日子就好像昨日一样清晰。

娥英去找阿贞时，信已经不在阿贞手里了。阿贞是个老实姑娘，这几年在建康生活，一口汉话愈发流利：“我正要去找姐姐，信却被小曲儿拿去了，说是自会转交给你。”娥英面上一红，又怕小曲儿拿她打趣，但苻宏的来信总算抵过了一切的顾虑，她还是去找小曲儿讨信。

丰和楼正中别出心裁地隔出了一处水榭，风动水帘，四面勾栏，中间的戏台高出水面数寸，更衬得如在仙境之中。水榭之中四五个女子围簇着一个宫装女子，却正是小曲儿，只见她手中持一枝梅花，也不用琵琶，只一支箫悠悠地低咽，小曲儿和着箫声正曼声唱道：“四时万物兮有盛衰，唯我愁苦兮不暂移。山高地阔兮见汝无期……”

小曲儿的歌声轻柔，低沉中却别有一种厚重的力量，听起来动人心魄，唱念做打，无不求精，举手投足间活脱脱便是刚刚归汉的蔡文姬。娥英静静听她唱得声情并茂，心中感喟，不免泪盈于睫。小曲儿唱了半出，略有些累了便歇一歇，一侧眸却看到娥英站在外面，赶忙奔了过来，笑道：“姐姐来得正是时候，快瞧瞧我这出唱得如何？”

“唱得极好。”娥英赞道，“不辜负这样好的词曲。”小曲儿面上一红，微有得色，转头对娥英身后的阿贞说道：“将这梅花换一枝来，这枝练得久了，有些发旧。”阿贞忙应承下来。娥英奇道：“这样的天气，哪来的梅花？”小曲儿笑着将手里的梅枝递了过去：“姐姐你瞧瞧，这梅花做得像不像真的？”娥英接过细看，这才发现这梅枝竟是用缎子缠的，花瓣皆是薄如轻纱的锦缎所染，花蕊缀了珍珠，难怪瞧起来这样的逼真，她不由得啧啧称奇：“这样的梅花从哪里买来的？”

“市面上哪里买得到？”小曲儿捂唇扑哧一笑，小声道，“这是宫里的

东西。”

娥英大吃一惊：“宫里的东西？”

小曲儿却满不在乎：“曹公子听了儿几日的戏，说我唱的什么都好，只有手里的梅枝太不应景，便从宫里拿了这缠枝堆绢的宫花来，他送了好些都堆在库里，说只要我要用，随时去取就是了。”

“曹公子？”娥英微微皱起眉头，却见小曲儿面上微有得色地说道：“就是淮南侯府曹家的小公子，他说他祖母从前还是位公主呢！”

娥英听说是这个曹家，不由得有些担忧：“曹公子听说日日都来丰和楼听戏，他家里的娘子却是不依的，昨日还来闹过一场，你怎能收他的东西？”

“他家娘子便是个母老虎。”小曲儿一晒道，“我只管唱我的戏，曹公子愿意日日来花银子，又有什么法子？”

“你可别招惹她，”娥英想起郝道茂的话，大是焦急，“听说他曹公子的妻室可是个有名的厉害角色，上次闹得你还不够难堪？你暂避她些风头，将这宫花退回去吧，可别落了闲话。”

“我们开门做生意，来的都是客，能有什么闲话？”小曲儿却很是不悦，俏脸一板，一双黑白分明的星眸瞥向了娥英，轻声道，“难不成是姐姐见我日日在台上唱，出了风头，心里有些不高兴了？”“你说的什么话？”娥英很是恼怒，当即放下了脸色，“我们同从长安回来，情同骨肉，你说这样的话，却把我当什么了？”

小曲儿见娥英真有些着恼了，心里也有些发慌，赶忙赔了不是：“姐姐，是我糊涂。你和郝夫人从长安救了我回来，又替我治伤，我不该这样子胡言乱语。”

“你知道自己是胡言乱语就好。”娥英强忍着心中的不快，自己几次三番救她，她却还是这样不识好歹。小曲儿很会瞧人颜色，她小心翼翼地抬头觑了觑娥英的神色，见她面上如笼了一层寒霜一样，赶忙讨好地说道：“姐姐，邓姑娘从长安寄了信来，我正想送去给你呢，你要不要看？”

“是均荦寄来的信？”娥英奇道，只见小曲儿从怀中摸出一张薄薄的信笺，献宝一般双手奉到娥英面前。

娥英到底是有些失望了，她展开信笺，却见正是均荦一笔娟秀的蝇头小字，自她们走后，长安发生了不少事，六太子没有性命之危，但治好伤后，一条腿却废

了。上个月慕容贵妃生了场急病去世了，苟皇后受了重重的责罚，恐怕慕容贵妃的死与她难脱关系，但到底是有几个儿子在的，苟皇后虽没有被废位，却独住在偏殿里，形同被废。看着均莘笔墨下的字迹，好像她正面对着自己不动声色地说着别来的情形。

闻知了慕容贵妃的死讯，娥英深深地透了口气，眼前忽然浮现出那个女人艳丽的面容，还有那双微微含笑的眸子，与记忆中的面容重叠在一起，亦深深地印刻在娥英的脑海中。死了好，死了到底是个解脱。某个瞬间，娥英忽然想起了舅舅，若他知道那个人的死讯，是伤心多过欣慰，还是会欣慰多过伤心？

她顺着信读了下去，果然后面又提到了慕容垂，只是寥寥几笔，均莘说他离开了长安，去了平阳赴任。娥英心里暗地啐了一口，又随即想到，不知道慕容暉如何了？可从头至尾，均莘也未提慕容暉半个字。

一直到信末，均莘才提起了一句，三太子要去南边了。

娥英捏着信笺的手微微一抖，心好像要跳出腔子，他要来了？

小曲儿在旁觑着她的神情，好奇地问道：“姐姐，信上写了什么？”

“慕容贵妃死了。”娥英简短地说道。

小曲儿愣了愣：“是皇后下的手？”

“大概是吧，谁知道呢？天王也没有把皇后如何，只是让她移居了偏殿。”

小曲儿咬了咬牙，面上闪过一丝复杂的神情：“不管她做什么，天王都不会废她的。”

娥英有些讶异，但很快明白了她的意思，拍了拍她的肩：“别想了。我们已经离开那个地方了。”

“是啊。”小曲儿自言自语地嘀咕了一句，“已经回不去了。”



第二十三章

风雪故人

郗道茂口里说着不要接玉润回来，可心里到底惦记，隔了两日，便亲手用莲子磨粉蒸了蓬饵让人送到王家去。谁知过了半日，去送蓬饵的阿贞哭着回来了，说是连王家的门也没进，便被人轰了回来。娥英正在与郗道茂说话，听了这话，赶忙站起身来：“怎么会不让进门？你可通传清楚了？”

阿贞拖着哭腔道：“奴婢说得清清楚楚，这篮子里是我们郗夫人亲手做的蓬饵送给大小姐吃的。门口的下人说去通传一声，可等了小半个时辰也没人再出来了。奴婢便又去叫门，这次干脆连门也不开了，里面只有人隔了门说，我们王家的夫人是公主殿下，哪里又冒出个干夫人、稀夫人来？还让奴婢休得聒噪，不然要绑了我 去见官。”

眼见着郗道茂脸色发白，竟是站立不住了，娥英忙扶住了她，心里也是气得很，回头对阿贞道：“见官就见官，你就不该回来，真跟了他们去见官去，看那当官的又怎么评这个理？”阿贞又骇又怕，止不住呜呜哭了起来。郗道茂半晌才缓过一口气来，歪靠着椅背，慢慢说道：“你莫怪她，他们不愿玉润认我，由着他们便是了。”

“哪有女儿不认亲娘的道理！”娥英忍不住啐道，“什么书香门第，诗书传家，面上说得有多好听，背地里却这样齷齪不堪。你把蓬饵给我，我去他们王家问个清楚。”阿贞嚤嚤地哭着将篮子递给了娥英，她一拿上便要走，忽然她觉得胳膊一紧，却是郗道茂拉住了她：“不要去……”

娥英睁大了眼睛，却见郝道茂脸上慢慢凹过一点血色，她轻轻闭上眼，喃喃道：“何必自取其辱呢？算了……算了……我歇会儿就好。”娥英从没有瞧见过她这样无力的样子，一时竟有些怔住，过了好久，才见郝道茂的眼中迸出一点泪水，从她眼角微不可见的鱼尾纹上一滚而过。

自那日小郝氏来看过了戏，便时常过来走动，今日她刚进门，便见只有娥英一个人在屋里。她觉得里面的情形有些不对，因而笑着张望道：“今儿是怎么了？外面阿贞姑娘也是哭丧着脸，我姐姐去哪里了？英姑娘这又是跟谁生气了？”娥英见她不是外人，便气鼓鼓地讲了其中的原委，又说道：“谢夫人，您评评理，王家这样拦着可是不讲道理？”

谁知小郝氏听过原委，却丝毫不意外，她双目一眨，面上露出一丝迟疑之色：“这事嘛，确实是急不得。”

“哪里急不得？”娥英一听便急了，“夫人日夜想着玉润，她可是玉润的亲娘啊！”

“我也是做娘的人，哪能不理解姐姐的心。”小郝氏叹了口气，却慢慢说道，“但眼下却不能全怪王家，要怪就怪姐夫娶的是公主，天潢贵胄金枝玉叶，哪里得罪得起？休说公主现在还没发话，不让姐姐见玉润，就算她真说了这样的话，我们又能如何？”

“公主就可以这样不讲理？”娥英怒道，她对公主本就没什么好感，长安的金宝公主就足够刁蛮无理了，新安公主也是这样。小郝氏笑着说道：“别急，别急，这事并不是全无办法的，我们还可以另想法子。”

娥英道：“还有什么法子？”

小郝氏目光一闪，压低了声音说道：“英姑娘可知道我家大姑是什么人？”

娥英一愣，摇了摇头，哪里知道她家里的事？小郝氏面色有些尴尬，便解释道：“我家大姑寿安乡君，夫家王家，正是当今皇后娘娘的娘家。”娥英费力理清了这里面的关系，掰着手指说道：“也就是说寿安乡君是您的大姑，又是皇后娘娘的嫂嫂？”

“正是。”小郝氏笑道，“当今皇后娘娘人品端正，心又仁慈。她如今位居中宫，却被骄横的桓妃所压制，皇后娘娘只是忍耐她罢了。英姑娘您想想，若是我姐

姐的事被皇后娘娘知道了，公主会怎么做？” 娥英眼前一亮，迟疑道：“那怎么能让皇后娘娘出面主持公道呢？”

“这就要看寿安乡君了。” 小郗氏说道，“皇后娘娘从前在家里做姑娘的时候，最听的便是寿安乡君的话。若是由她出面说说……” 娥英一听，赶忙道：“那就拜托您去跟寿安乡君说一说。”

小郗氏面上露出几分难色：“别的都好说，只是我姐姐性子强得很，恐怕不愿张扬。我瞧你们排的这出文姬归汉就很好，又是说的归汉的事，又有子离妇愁，那日瞧得我也哭了一场。不如我把寿安乡君请来看看这出戏，等演完了再跟她说说我姐姐的事，也许能成。”

娥英喜出望外，说道：“若能请来乡君看戏，那是再好不过的了。” 小郗氏自信满满地一笑，说道：“你只管安排好晚上的戏，我自能请来乡君。” 娥英道：

“我这就去把最好的雅间留出来，还请夫人切切要妥当才是。” 小郗氏反复叮嘱道：“我姐姐最要面子，此事咱们私下安排，切不可惊动了我姐姐才是。” 娥英不疑有他，只道：“我领会的。”

京里夜间照例是要宵禁的，一到时辰，便有京中校尉四面角楼鸣鼓，便不许人夜行了。然而只有长干里中十里乐坊酒肆，笙歌不辍，却是可以通宵达旦。

天刚刚擦黑，夜也不见得有多暗了，丰和楼下灯笼却都支了起来，红烛高照，脂香粉迷，最是逍遥时候。不到戌时，楼上的雅座早就都满了，此时正是客人们吃到残羹冷炙的时候，便该起歌舞了。娥英早为小郗氏预留好了正厅里的一个雅间，既宽敞又清静，两面都可以挑开帘子通风，一面临水看着戏台子，一面正对着小花园。

过了一会儿，小郗氏果然到了，又带了一个粉面桃腮的中年妇人来，两人都是盛装打扮，一群丫鬟婆子侍候着，径直往楼上雅间去了。娥英忙示意楼下开演，随着一声锣鼓雨点般起了，小曲儿袅袅婷婷地走上台来，衣衫蹁跹，众侍女群星捧月一般环绕着她，颇见气势。娥英在后台也不闲着，命人将酒菜蔬果流水般送到楼上雅间里去，又挑了两个伶俐些的婢女在里面侍候茶水，丝毫不敢马虎。

小曲儿是唱得熟了的，一折子戏行云流水地演了下来，堪堪一个时辰，中间略有一段流水调忘了句词，也被她巧妙地遮掩过去，除了娥英，倒也没有人察觉。演

完了这折子归汉的戏，娥英亲自带了小曲儿上了二楼雅间里去。却见小郗氏看戏看得投入，两眼哭得红红的，正侧头和那中年妇人说着什么。

见二人进来，小郗氏赶忙擦了泪，笑着迎了过来，笑道：“这戏编得好，唱得更好。惹得我哭了一场。这活脱脱就是个归汉的文姬。”说着便拉着小曲儿的手，往那妇人身边凑去，一边说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小曲儿有些娇怯地低下头：

“妾名叫小曲儿。”小郗氏拉着她的手，却向那妇人笑道：“真真人如其名，可不是一把好嗓子。”

那妇人正是寿安乡君谢蕴荣，她颇是自矜地瞧了小曲儿一眼，只点了点头。小郗氏见她神情，情知她没有瞧上小曲儿，她心下微微有些憾意，但也不能当众说破，知趣地笑道：“天色晚了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”娥英张了张口，还想说话，却见小郗氏拍了拍她的手背，对她使了个会意的神情。娥英便识趣地住了口。

送了她们出门，刚回过身来，却听小曲儿笑着嘀咕：“什么乡君，是有诰命的人，出手还这样小气。”原来寿安乡君只赏了一个绣花荷包，里面包了几枚金瓜子。娥英怕人没走远听到，赶忙打断她的话：“好了，你也累了一天了，赶紧去休息吧。”小曲儿打了个呵欠，一扭腰肢，自是回房里去了。

在羊车里，小郗氏觑着谢蕴荣的神情，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这歌姬模样不错，嗓子也好，原想着您信里说要找个色艺双绝的……”谢蕴荣闭着眼，摇了摇头：“你留意了没有，她是开过脸的。”

小郗氏吓了一跳：“倒没留意这个。”谢蕴荣轻声道：“这是要往宫里送的人，又是娘娘亲自交代的，可半点都马虎不得……”小郗氏惊得背上出了一身冷汗，赶忙道：“这是我的疏忽，我下次一定查问得更仔细些。”

谢蕴荣唔了一声，忽然问道：“引我们进去的那个女子，是什么来历？”小郗氏想了想道：“她是我姐姐从长安带回来的，名字叫娥英。”她一朝被蛇咬，有点吓怕了，赶忙又补了一句，“这歌阑酒肆的女子，可不好问清白，我明日再去问个清楚。”谢蕴荣仔细回想了娥英的容貌举止，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：“你姐姐与她们同从长安回来，该是知道内情的，若此女可用，也不失为一个选择。”

小郗氏有点迟疑：“我姐姐这个人，只怕是不易说通，我也没敢声张。”谢蕴荣沉默了一瞬，想起家里丈夫的反应，也知道这件事情做起来不容易。但也没人可